古今攷

六之八

四

漢書門 類
二七七 號
一三五 函
二 架
一六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七七〇 號
一六 冊
三〇七 函
九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770
冊數 16 (4)
函號 307 13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古今攷卷之六

宋　紫陽方　回萬里續

明　上海王　圻洪洲較

四明謝三賓象三定

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

公論之所予而有其名無其實不可也公論之所疵而有其名遂有其實尤不可也沛公號為寬大長者公論之所予也然而未有其實也不誅秦王子嬰則有其實矣是可以得天下矣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色此公論之所疵也一入咸陽遂欲奄有秦之宮室
帷帳重寶狗馬婦女居之如此則貪財好色有其名
而又有其實而天下不可得矣賴樊噲諫張良又諫
然後還軍霸上不然則天下之兵皆得而爭之何獨
一項羽不能平也蕭何傳有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皆
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此諸將皆庸人耳蕭何獨
收律令圖書又以樊噲張良諫而沛公貨財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獨此十字足為漢四百年之根本蕭張
固號人傑不意屠狗如噲亦頗有識也蓋嘗攷之五

子之歌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聖人垂戒後世存此為書孔安國
謂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
秦其所謂兼有者也其破滅六國倣其宮室作於咸
陽北阪上徙其鐘鼓美人以充之帷帳重寶婦女狗
馬張良傳謂皆數千則尤不道之極也公羊傳謂周
制諸侯一娶九女天子一娶十二女漢儒謂商制天
子一娶亦不過九女禮記昏義謂古者天子后立六
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然周禮天

官有九嬪世婦御妻而無三夫人九嬪言九而世婦御妻不言數鄭康成曲為之説謂不立夫人者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道婦禮無官職謂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無則闕其説恐無所據皆不可攷內宰掌教六宮教九嬪大夫士十四人府史胥徒百人皆男子不知教婦人如之何而施其法王后之外夫人嬪御計一百二十人而左右執役者女就僅四人女史僅八人奚僅二十四人多少亦不相當康成又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

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於王除王后當夕獨進之外其餘則三夫人而一夕九嬪九御世婦一百一十七人當十三夕每九人而一夕雖金石之軀不足攻也況古者天子祭天地祖宗社稷山川朝日夕月為禮不一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康成釋經穿鑿往往難信涪州羅端良作內官篇謂嬪婦女御則信有之矣若夫人則諸侯之妃不在

王宮稽之周禮九嬪亞后而夫人不與漿人之職夫人致飲掌客之職夫人致禮此職之在諸侯國中者耳周禮所記有掌侯國之事掌客亦謂諸侯相見之禮故夫人致禮王后有酒正致飲侯國無之故以漿人致飲王后無夫人也王之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世婦為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室以象卿之列九嬪之所居女御為九嬪之屬實分處之二十七世婦者先世御女之老而無子者雖在王后六宮掌事不在於進御之列九嬪與九御五

日一見王后無夕不見五日一洗沐則一嬪與其御進四十有九日而九嬪九御畢見一時再見四時八見每見則十人共進一夕不如王后一月二十四日見而專其夕也此說又通於康成第天子一娶九女十二女莫知其的謂諸侯一娶九女則如魯之宋共姬至於三國來媵乃十二女矣僭也管仲有三姓之女亦大夫之僭也左氏傳泰伯納女五人則五而已齊威公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又六則九人也晉文公逆懷嬴曰班在九人則亦九人也齊襄公九妃

之外又有六嬪則十五人也大抵春秋作而王制廢
戰國之世又甚於春秋孟子論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孔子之時未至於如此而孟
子所云不必諸侯或大夫陪臣四公子之徒皆是也
按古天子之内稱后諸侯稱夫人亦稱妃詩序關雎
言后妃謂文王為諸侯則太姒為妃追王以後稱后
也鵲巢言夫人則周之大夫之妻如召公後為國君
則亦追稱夫人也戰國僭王皆稱王后而以妾為夫
人秦於夫人之下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
使之號漢興因之武帝元帝制婕妤昭儀凡十四等
具見班固書外戚傳序而後世至于三十六宮或宮
女五千人三千人晋隋唐尤盛有后有妃有夫人雜
號不一乱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人主率以此事夭其
天年蓋自戰國與秦始也

附攷秦漢唐后夫人之名

秦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后　夫人　美人
良人　八子　七子　長使　少使

漢　初同前　漢武后以上不書　婕妤　比上卿列侯

娙娥比中二千石関内傛華充依

元帝昭儀比丞相諸侯王四號同美人

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長使

少使五官順常無涓共和

娛靈保林良使夜者上家人子

中家人子

唐

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為夫人昭儀

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

充儀充容充媛為九嬪婕妤九人

美人九人才人九人為二十七世婦

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代御妻

六尚分典采曲服御等

開元改惠妃麗妃華妃六儀

四美人七才人尚宮三尚儀三

天寶有楊妃前又有宸妃太子有妃

良娣

六籍遭秦之後出於漢者禮記不可盡信周禮有多

疑而難信詩序又全不足信如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周禮禮記自有異同鄭康成所釋
諸經又當後漢之末愈支離穿鑿大率亦不可信加
十五日王后一御決無此理詩序兼下后妃二字便
已踈脱文王為商之諸侯固未可以妻為后太姒乃
其夫人稱曰妃可也武王有天下追王其先則夫人
稱后可也今其兼曰后妃者乃漢儒耳因當時朝廷
之事如匡衡所謂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兼王毋
與妾並言之如高祖有呂后又有戚夫人文帝有愼
夫人武帝有李夫人是也文士循習稱后夫人無嫡

媵之別殊為可嘆又姫者周之姓詩序曰雖則王姫
亦下嫁於諸侯如云齊姜宋子耳漢史因俗稱謂書
薄姫栗姫憲姫則以姫為妾而非姓之謂故蔡京當
國改公主為帝姫其失久矣又如詩序召南國君妻
大夫妻之類亦不分曉文王為諸侯其臣如召伯之
等皆大夫商未滅稱其內為大夫妻周滅商大夫封
為諸侯始可稱國君妻畢竟周南諸詩指文王之妻
召南諸詩指召公之妻諸侯及大夫之妻耳如麟趾
關雎之應尤為曲説不通於理若曰文王所以三分

天下有二至武王得天下不無內助而君臣之間家道皆齊則可也

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

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蕭何傳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如此則所過無得鹵掠恐是虛文謹封府庫還霸上亦十取七八矣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班史紀傳同異牴牾甚多此事於紀止言丞相府圖籍文書傳兼言御史律令當是紀畧傳詳如田榮欲楚殺田假楚不肯殺田假傳書謂楚之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宜項籍傳書則謂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帰我不忍殺其言同而二人異如此不一今具攷秦所謂圖籍律令文書者按秦之始皇在位之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五年坑諸生焚書之年并天下九年矣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

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見知不舉者同其罪令下
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此所焚者一曰諸國之史非
秦所記雖博士官亦不許藏六國及周之所記者皆
灰滅矣二曰詩書百家語前乎孔子所刪定後乎子
思孟子莊老楊墨申商韓非呂不韋所著民間一切
不許復存惟博士官尚許秘藏之也呂東萊謂所燒
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圖籍
而遺此惜哉○囬謂始皇焚書四年而身死二世立

三年而秦亡七年之間天下常讀書之人老師宿儒
存者宜不為少屋壁之藏不止一泗上孔氏沛公元
年十月入咸陽十一月召秦父老約法三章因已云
除去秦法矣所引秦苛法謂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
豈但除此二法而已乎焚書之年令謂偶語詩書者
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以沛公所引二語觀之則又毒
矣偶語即棄市不必語詩書也誹謗凡出口皆可坐
不必以古非今而後謂之誹謗也其法之苛虐如此
沛公與蕭何宜委曲詳備其辭舉秦之焚書之事明

以諭衆自今而後諸書百家語並再許習誦召老師宿儒能記憶者出興學校而許百姓師之山巖野塢屋壁有藏詩書能出以上之官者有賞如此則漢之為漢非苟且之漢矣蕭何刀筆之吏也其能收丞相御史府圖籍文書已是見識過人遠甚特博士官所職不遑收取致為項羽所焚而後天下無副本漢王還定三秦日不暇給又不能盡除挾書之令大槩悉遵秦所立官制刑辟而行之至于今近一千五百年皆秦法令也嗚呼痛哉圖譜繪畫山川形勢器物制度族姓原委星辰度數籍譜官吏版簿戶口生齒百氏之數律與令則前王後王之刑法文書則二帝三王以來政事議論見於孔子之所刪定著作戰國以來百家迭興大率龐駁不純去非取是在乎擇耳此乃有國家者不可缺一而不完者也秦既悖矣漢亦昧焉蕭何者號人傑亦一縣吏也張良亦號為人傑然乃專尚老氏之學故於儒學亦漫不加意其餘無足責矣嗚呼痛哉

漢高祖元年乙未至五代周顯德己未一千一百

六十五年至今戊子一千四百九十四年春秋氏

赤至今戊子二千七十年

約法三章

附論蕭何律九章廣律令攷別見

十一月召諸縣豪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関者王之吾當王関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紫陽方氏曰三章之法何其簡易明白也而惜乎其易言難行也秦之毒甚矣今俗語謂殺人償命必殺人然後處死而秦以偶語棄市誹謗致族傷人與盜財物罪有輕重不至於死而秦法不告姦者腰斬蓋自秦文公始為三族之法秦孝公得商鞅又盡廢周法而肉刑上及公子師傅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旦臨渭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秦惠王之立鞅亡而莫敢舍車裂之民不恤也沛公三章之約仁矣一時之言易而久遠行之則雖漢書刑

法志曰漢興約法三章網漏呑舟之魚然其大辟
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
右趾笞之且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
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
此誅回謂呂后斬韓信長樂宮室未必依此施行
恐是急梟其首乃殘其肌膚骨肉此乃秦以來慘
法也三章未足以禁姦而蕭何採摭秦法作律九
章亦見刑法志惠帝四年三月始省法令妨民者
始除挾書律則是悉除去秦法之言未嘗踐也呂
后元年正月始除三族罪妖言令則是蕭何所申
律令猶明著此等苛法也文帝元年十二月始除
收孥諸相坐律令二年五月始除誹謗妖言律十
三年五月始除肉刑文帝號為寛仁然新垣平之
反亦夷其三族終漢之世有大逆不道之刑有非
所宜言之刑以言語文致坐夷滅者不一且如許
廣漢從上甘泉誤以他郎鞍被馬坐從行而盜抵
死募下蚕室司馬遷諫救李陵坐遊説沮貳師軍
下蚕室一何其大慘也入關初約竟成虚言亦可

悲夫然則近世用法寛大宜莫如宋誤國大臣無
誅止於流竄命官自非贓罪不加杖責兵不强地
不廣而延三百一十七年之天下厥有自來紹聖
崇寧芟黨以私意徙祐符諸賢於南方遂失中原
似道陰殺舊相決黜士類用刑亦以殞國亡身云
餘悉除去秦法
法始於伏羲成於堯大備於周是法也非但謂刑法
而已矣周平王東遷賜秦襄公以岐西之地遂立西
時祭天周自己卯至己未於是四百單一年矣孔子
作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傷王道之既衰憫
宗周之不復其所定之書所删之詩所贊之易所正
之禮樂皆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春秋後七十八年
入通鑑周紀猶有一百四十八年而赧王亡秦自昭
王書于紀秦紀起丙午歷六君至甲午二世亡凡四
十九年而入漢紀盖嘗攷之春秋迄于甲庚五年當
敬王之三十八年而秦悼公卒厲共公立其二十六
年當周貞定五十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左庶長非
周官制也秦起自西戎未嘗用周法始見於此厲共

公三十四年卒躁公立十四年卒懷公立懷公四年
弒孫靈公立十年卒季父簡公立七年初租禾計畝
而收不用周十一法始見於此十五年簡公卒惠公
立十三年出公立二年庶長弒出公迎靈公之子是
為獻公立秦数有亂魏奪其河西地二十一年秦章
蟜伐魏趙與韓救之戰于石門敗魏趙韓斬首六萬
王以黼黻賀秦春秋左書戰勝敗績未嘗書斬首之
数秦漸强戰漸力書斬首之数始見于此秦前此未
有天子所賜命服王賜以黼黻乃侯伯七命下裳之

飾秦人不識周之命服書賜曰賀始見於此獻公二
十三年卒孝公立當周顯王之八年去春秋後已未
一百二十年矣秦孝公元年庚申商鞅自衛來見變
易法令秦益愈强大積以滅周鞅者衛康叔之後曰
公孫鞅實姬姓也益周室支子之不肖遠孫輔異姓
滅同姓扶不道之强秦以毀周室實始見于此是年
伐戎斬獂王二年周顯王致文武胙于秦待以齊桓
公之禮始見于此三年商鞅為左庶長變法修刑勸
耕戰置法官其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謂一

家有罪五家糾發否則十家連坐周禮地官比長五家相授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回疑周禮不可盡信一家有罪五家連坐恐不當耳又鄰長五家則一人掌相糾相授王昭禹謂亦相及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謂告姦人得爵一級與斬敵首一級同匿姦者與降敵同罰誅其身沒其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
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賞為私闘者各
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
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謂懈怠不事之人而貧者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又按商子
有率民篇及杜岐通典謂誘三晉之民利其田宅復
之三世無知兵事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而使秦人應
敵於外為耕戰富強兩成之術又商子定分篇為法
令置官有遷徙物故使吏民學讀法有敢剟定一字
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間法法官明告之各為尺六
寸之符以左券予吏之問法者主法令之官藏其右
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卽後有物故以
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天子置三
法官殿中及御史丞相諸侯郡縣皆置一法官天下
之民無不知法商鞅得志以行其令始見于此又商

鞅為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輸粟五十石以爵一級賞斬一首者名曰爵級又曰首級始見于此欲官而不欲爵則為五十石之官官自五十石以至二千石始見于此漢書記秦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秦不用周公侯伯子男附庸之制自為爵名始見于此孝文

十年鞅為大良造十一年鞅圍魏固陽降之十二年壞非田開阡陌廢周之夫井溝洫民得盡力占耕田許買賣始見于此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如魯衛自櫟陽徙都之秦舊戎狄未有廟朝制度宮室奢僭始見於此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謂子弟納妻而生子則不許同居古禮不下庶人命士以上始父子異居今商鞅刑則止於公子師傅繆以父子有別罔庶民俾之離析則戶口多致民自顧妻子不顧父母始見于此聚小都邑為三十一縣置令丞周置郡

國都鄙六鄉有鄉老曰鄉大夫鄉一人有州長曰中
大夫一人黨正曰下大夫一人族師曰上士一人閭
胥曰中士一人比長曰下士一人六遂有遂大夫每
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曰下大夫一人鄙師上士酇長
中士里宰下士皆一人鄰長五家長一人秦不用周
制大率以方百里為縣後世縣令縣丞之名始見于
此縣不滿萬戸為長又有尉後世某縣長某縣尉之
名亦始見于此十三年置有秩史比長閭胥鄰長里
宰鄉遂大夫之制秦既不用縣設令長丞尉為長吏

之外則又設為百石以下斗食佐史之秩曰少吏十
里有亭長伺行旅姦盜十亭曰鄉有三老以掌教化
又有秩以掌一鄉之人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有游
徼循禁賊盜凡漢所因仍縣之職任始見於此二十
二年鞅以詐虜魏公子卬破其軍封為列侯食商於
十五邑秦擅封列侯始見於此二十四年周顯王三
十一年孝公卒子惠王立鞅出奔魏魏人不納入於
商於以叛秦克之于黽池車裂鞅而滅其族車裂之
刑滅族之法亦始見于此其所謂刑法者大較慘毒

不道而其誘魏公子卬也秦魏相距鞅與卬書約公
子面相見盟樂飲罷兵既盟已飲伏甲士襲虜卬遂
破其軍以歸秦後祖用此詐襲虜楚懷王終以亡其
天下此何等禽獸所為而忍為之乎按商子開塞篇
謂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不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
其國必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
故豪傑務學詩書以避農戰故詩書禮樂善修仁廉
辯惠國有此十者上無使守戰敵至必削不至必貧
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敵至必却然則詩書禮樂何

負于人之國善與不善對修與不修對仁與不仁對
廉與不廉對去善修仁廉而得不善不修不仁不廉
之人如此而敵不至者未之有也鞅之不善不修不
仁不廉亦甚矣其裂之以車滅其家族非不幸也秦
之坑儒焚書萬罪千惡自取滅亡一皆根本于此於
是秦惠王用公孫衍張儀十三年而稱王又用樗里
疾司馬錯甘茂惠王卒子武王立二年初置丞相丞
相之名始見于此而周之三公三孤天官冢宰所謂
經邦論道掌百官均四海者不可復矣武王扛鼎絕

臏卒異母弟昭王立七年魏冉相八年誘執楚懷王
十三年白起為左庶長十九年昭王稱帝去帝復稱
王四十一年范雎相四十八年白起破趙長平坑降
卒及斬首前後四十五萬五十年殺白起五十一年
乙巳滅周去春秋末己未二百二十六年兵五十二
年蔡澤相五十六年昭王卒孝文王立一年卒子楚
為莊襄王立呂不韋相三年卒始皇立是年甲寅漢
高祖生九年誅嫪毐十年呂不韋免用李斯十二年
呂不韋自殺二十六年六國盡滅更號皇帝命為制

令為詔稱朕追尊莊襄王為　上皇除謚法定為水
德以十月為歳首從李斯議不置諸侯分天下為三
十六郡置守尉監銷天下兵收大半之賦租賦塩鐵
二十倍於古更戍力役三十倍於古以黄金為上幣
以銅銭半兩為下幣龜貝玉不為幣二十二年作廟
治馳道二十八年東巡三十二年壊城郭決隄防入
海求方士蒙恬將三十萬撃匈奴三十三年撃南越
閩越東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築長城起臨洮至
遼東萬里三十四年焚書偶語詩書者棄市是古非

今者族三十五年七十餘萬人作阿房宮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三十七年七月崩于沙丘二世元年十二月殺諸公孫公主七月陳勝起九月劉邦項梁起二年八月李斯具五刑夷三族三年八月沛公破武関趙高弑二世立子嬰九月沛公破嶢関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降十二月沛公約法三章雖嘗告喩父老謂今悉除去秦法然其所以不能盡除秦法復周制者沛公之佐惟蕭何張良二傑張良尚老子學蕭何乃刀筆吏一時姑為大言以慰民

心其後奸宄不勝何復摭秦法作律九章三族之誅高帝以施之韓彭文帝以施之新垣平文帝除肉刑而笞箠過多反以陥民於死久之而後漸降漸軽武帝之世至于律令三百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遍覩具見班史刑法志嗚呼使漢之相臣有孔子孟子周公召公之儔則秦之法可以悉除二帝三王之法可以復行於天下後世矣蕭張人品器識至此已極易有攸往夙吉之訓豈容以

此事至今千五百年君臣上下無一人悟秦之
非無不蹈秦之覆轍其可痛也夫其可痛也夫
商鞅二十四年封侯食商於僅五年
車裂以骨無種而其法為萬世之戒
民皆安堵如故
秦子　之降也以屬吏沛公不殺子嬰付有司守視
之耳　主以何人居之何地亦若俘囚然必自有
其人其　而吏不可考也秦之未亡一年右丞相馮
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請止阿房宮省邊戍詔
以屬吏此乃下之吏而治之下獄是也去疾劫自殺

而李斯尚望不死據李斯傳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
高按治拘執束縛居囹圄中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
訊辭服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趙高為中
丞相弑二世立子嬰子嬰誅高亦夷三族是後左右
丞相御史大夫將軍九卿莫知為誰而沛公至矣羣
臣百官皆叛子嬰子嬰與妻子係頸以組降沛公沛
公入咸陽吏民皆安堵如故未知秦內史為誰而籍
吏民封府庫以待諸侯疑職掌府庫之人必稍易之
秦朝廷大吏必皆逃叛他之或悉降沛公耳今所謂

按堵如故者恐止是諸縣令丞尉三老亭長有秩嗇夫游徼父老百姓並不遷易視周昔徒則如沛縣有主吏如蕭何有獄吏如曹参皆稱豪吏併鄉里之民皆如其故也此慰安人心之權道也按秦内史地為漢之京兆扶風馮翊及弘農郡孝公時初置縣闔秦境僅三十一縣其後南有漢中黔中巴郡蜀郡西北有隴西北地上郡太原河東郡而東則三川潁川南陽郡皆按秦故境不知沛公所召諸縣豪傑計幾縣也其所以諭之之辭除約法三章外曰吾所以來者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何其溫厚而明白也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見得秦之為縣有鄉而又有邑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此皆沛公之明之寬而蕭張之謀之正秦民脫湯火而升袵席可謂幸矣不幸項羽晚至焚剽誅戮不得按堵秦分為四漢徙居南人之而盡為漢有然又不幸張良東歸而未復蕭何獨力而無輔得一韓

信圖河北窺關東日不暇給增三章之法襲亡秦之
制官制爵級刑名法令財賦軍旅郡縣田土皆如秦
舊用秦之吏因秦之民天下雖名為漢而秦之鞅斯
之所為卒不盡革以至于今無一而非秦也嗚呼痛
哉漢京兆尹縣十二左馮翊縣二十四右扶風縣二十一弘農郡縣十一總計三輔縣五十七而弘農之縣十一在外秦內所治其廣如此

項羽破函谷關至戲

十一月或說沛公令閒章邯降項羽號曰雍王王關
中即來可急使守函谷關十二月項羽大怒使黥布
攻破關遂至戲下此一下字可疑戲許宜反戲水也不應言下若他用為麾下之戲則可
戲水也在新豐縣東北三十里鴻門在新豐縣東
十七里以此知戲水西十三里為鴻門沛公時在霸
上水經曰新豐縣西五十里為霸城城西十里為霸
水水西二十里為長安城此漢新豐縣長安城也秦
咸陽宮闕夾渭而都其朝廷在渭北之咸陽其長樂
宮阿房宮在渭南以今形勢地理攷之沛公在霸上
西去漢長安三十里東北去戲水約八十里沛公往
會項羽已離戲水十三里卽會項伯夜見張良往返

百五十里漢王詰朝見項羽馳七十餘里也所以攻
及此者要知函谷関之險不足恃也周文以陳勝之
命車千乘軍十萬入関嘗至戲矣関不足恃也章邯
擊周文自戲敗退出関已入関亦不足恃也沛公已
入関而黥布破之関不足恃也項羽燒秦宮室不據
関中又悪背懷王約王漢南鄭及分王三降將捨而
東歸使羽不出此計守関以令諸侯天下之兵皆得
而攻之関亦不足恃也戲字指水言不當云戲下當
獨書云戲若項羽至鴻門則當書云戲西若罷戲下
各就國此謂旌麾之下則當書云戲下然則沛公守
関閉章邯欲以雍王就國故相之耳不意項羽率諸
侯兵四十萬而自來也邯之來必不能敵沛公羽之
來兵多力强非賴張良與項伯有故寧不殆哉然於
仁義有一分之蒙乎彼者卽天理之所在天理之所
在卽天命之所在未可以區區陳迹為優劣也

亞父使人望沛公氣皆為龍成五色

災祥自天降而根於人古帝王不敢忽也而未若春
秋戰國之間其說誕謾特甚焉堯命羲和曆象日月

星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協時月正日爲敬授
民時耳亂征羲和至與六師以其不知日食引政典
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如今置暦爭差
攷驗日月食當於其時食若干而或先之後之其分
數有餘不及則是爲藝不精不爲無罪何至與兵如
此或者羲和加以湎淫罪當殺而不受誅故至於興
六師也然則其罪亦重而不輕明矣洪範五行五紀
稽疑庶政九疇之内凡四疇與陰陽家流相關而周
禮春官卜祝巫史凡二十一官大卜下大夫二人而

有卜師卜人黽人菙氏（菙氏髓反）占人菙人占夢眡祲共
九官大祝下大夫二人而有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又
有司巫男巫女巫共八官大史下大夫二人而有小
史馮相氏保章氏共四官卜祝巫史其重如此司馬
遷爲漢大史乃謂大史卜祝星暦上以娼優畜之特
怨詞耳然則秦漢間所謂望氣者其周禮眡祲之謂
歟司馬遷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
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
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皐魏石申

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攷于今者畧以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
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一作征）五霸代興更為主命
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呉越夷狄也為强伯
田氏簒齊三家分晋並為戰國爭伐攻取其察機祥
望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皐唐甘石因
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復雜天盤二十八舍主十
二州斗柄兼之（柄本文作秉）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
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滅六王并六

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
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
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乱日食晝
晦呉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
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
其後京師師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急越之
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
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
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自漢之為天數

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按此言星亦必兼氣其亦必有災祥而不可誣矣是故太史公記望氣一事謂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其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黒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地氣下黒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黒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黄車氣乍高乍下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兌當是鋭）其氣平者行徐氣相遇者卑勝高陳雲如立垣杼氣類杼軸（索隱曰兵書嘗上氣如織勿與戰）王朔所候決於日旁皆如其形以占北夷之氣如羣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敗軍破國之墟下有積銭金寶之上皆有氣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成宮闕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此望氣之大畧也夫自上古至唐虞必有天子以主天下唐虞禪夏商周父子相傳為天子迄二千年而秦以二三百年強暴力戰然後得之未有卒然興於民間而為天子者也

秦知夫得天下之未必可久也惴惴然惟恐天下之復有起者望氣之徒或言山東有天子氣或言金陵有天子氣於是東南遊以厭當之劉季之為天子固天之所命然以古今大化生死貴賤言之恐亦偶然而已耳凡儻來之物得之則曰偶然失之則無可奈何而委於命然後可謂之知道矣太公呂后求劉季於芒碭之間當得之則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今范增說項羽又謂沛公其氣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先儒嘗謂范增愚人既知其氣為天子氣則不可擊矣而又欲擊之

回竊謂世多以成敗論人故高祖既有天下俗人喜怪好奇謂其生有自來龍成五色之說一人倡之千人和之史臣紀之牢不可破矣夫天子者亦不過富貴之極耳二世三年子嬰三月亦天子也死不旋踵當其急欲為黔首而不可得也沛公乃太公所生亦人也而謂母媼夢交於龍如此則沛公非太公之子乃龍之子耳龍獸也沛公人也龍交於人而不生龍乃生為人無是理也後世以龍

為天子以日為天子故婦人生天子者輙書曰夢龍據胷夢日入懷皆不過神異之辞也項羽不死東城則重瞳子與舜何與王莽不戮漸臺則符命無非眞孰敢斥之曰僞乎天子氣之説予不敢信而望氣之術自光武舂陵之後而世無復傳今之相人氣色者其説出於黄帝素問凡病人色黄為有穀氣無不愈青黒白赤皆為殃占星色亦然故以黄氣為喜氣乃小小利害耳雖然天變之大者嘗親見之甲子七月彗出柳柄長丈餘而曲至九

月化為直白氣亘天十月而有白衣之會又十年甲戌再會而東南以亡亦不可不畏也○新垣平以望氣見文帝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也（恐是一屋而五其殿南面臨渭水一殿一門故曰五門）夫帝一而已矣舜典所謂類于上帝焉得有五秦襄公諸侯耳僭作西時祠白帝此五帝之始也是後白青赤秦祠四時四帝漢高帝作北時北帝具而為五此漢儒骨髓深病不可解之惑也周禮言五帝吾

恐決非周公之書禮記言九卿卽知亦非周官之
制凡漢儒所云五帝九卿皆習見秦漢制度而言
帝者上帝而已何五之有卿者冢宰至司空六卿
而已強攀三孤為九卿決不可信鄭玄釋經往往
引緯書不經之言捃五帝名以實之自當他辨今
且著其端於此且如新垣平望氣謂見五采若人
冠絻亦是習見漢儒五帝之說以罔文帝使人上
玉杯則預言有寶玉氣來又謂汾陰有金寶氣欲
衍出周鼎良由文帝富平賜累千金私鑄一鼎埋

之汾陰不難也徐廣注史記曰後三十七年鼎出
汾陰蓋平詐為之鼎也人上書告平所言神氣事
皆詐誅平夷三族秦漢間所言天子氣恐亦不過
如此

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漢兵十萬號二十萬

周制天子之國提對百萬非出車萬乘可以具六軍
者十為七十五萬人其行軍止稱六師止用軍七萬
五千人其制出於六鄉一鄉而出一軍也每長轂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六軍之出也為車千

乗軍七萬五千人六遂亦然未聞周天王盡出六鄉
六遂之兵用至十五萬人者也武王伐紂起於諸侯
已制六軍則視紂為獨夫而自為王矣諸侯之國不
期而會者八百蓋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夏商以來莫不皆然內以犬牙相制維
持中國而外以禦夷狄戎蠻不使侵陵有方伯連帥
以司其征伐諸侯有不庭者方伯糾率旁近之國以
問其罪天子之軍不輕出也桀為無道湯放之則天
子之軍而或無道雖十其六軍之數不足以禦有道
之諸侯乃天之理也紂為無道烹伯邑考而賜西伯
以羹又囚西伯欲殺之置炮烙之刑剖比干之心天
下諸侯不保首領起而誅紂武王雖起六軍八百國
雖各以兵會然戰于牧野不過用革車三百兩虎賁
三千人紂率其衆若林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紂非無
提封百萬井非無軍七十五萬人無道之極則兵雖
多而不為用有道之至則兵不在多而足以王此亦
天之理也齊桓之霸往往將卑師少晉文以後六卿
專國則已僭為天子之六軍而卿將一軍矣春秋之

所以作僞王制之不復惡夫霸之僭王而欲黜乎秦楚呉越之强也降為戰國動輙興兵數十萬人鄉遂之軍井牧之民蕩然掃地孫呉騁其詐辯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而匈奴盛于北方入塞率用十萬騎秦之白起王翦翦為甚起攻破長平至坑塹四十五萬人翦攻楚必欲用六十萬人劃生靈如草芥積骸骨如丘山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加以驪山阿房之役無度近二百萬人民生斯時何其不幸混一未幾國隨以亡沛公之起沛中三千人項羽之起呉中八千人今入関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為百姓者苟戀城市村落之居而不從軍必遭劫擄焚掠之苦與其老弱無力抑冤待盡曾不如强而壯者聽吏調發或父老発其子弟盡以為軍則可萬一臨陳不死大則享封侯劃地之利小則擄掠金帛抄劫婦女以苟且存全其性命豐肥其口體嗚呼其破壊先王之法制而求以滅人之國家其亦不仁甚矣自春秋戰國秦漢至今二千年動興兵七八十萬至百萬以敗者不可勝數養兵七八十萬以過百萬而

國力不支隨以淪亡者亦班班可攷人主不能禦其
將將不能御其兵皆兵多之為害也惟唐太宗府兵
得其法加以聽諫知人卒致貞觀之治其餘率非良
法僥倖一時以强勝弱則有之而非久長有國之道
也蓋始於漢有天下不能復周舊制而具其一端云

自春秋己未至今戊子三千七十年宝祐六年己未
第三十五次己未也春秋戰國秦亂之極漢興不能
復至今一千四百九十
四年自乙未至戊子

項伯夜馳見沛公

沛公還軍霸上告諭秦民謂吾當王關中待諸侯而
定約束耳不曰待懷王之命而曰待諸侯其外迹可
見也沛公初起為陳涉之縣令改事懷王為懷王之
碭郡長武安侯攻城掠地有軍十萬以至入關止稱
沛公未盡用碭郡武安之號下南陽入武關破嶢關
降子嬰入咸陽還霸上未聞遣一介之使以獻捷之
事告諸懷王而請命焉或者君臣之間情不相通沛
公既無使以白事於其君懷王亦不嘗遣使以勞其
軍而賜之封否則沛公顓制自為如封拜等事軍中
以便宜行其意已不奉懷王之命久矣此其失策一

也沛公閉關謂備他盜實欲塞絶章邯之來不意項羽自將率四十萬人而軍戲水亦宜遣一介之使告之項羽謂幸先入關已降子嬰既不敢遽自王亦不敢掩有秦之重寶府庫一毫髮無所取以待懷王之命也今將軍存趙破秦威震天下其亦當有分地以王秦地當屬之誰子嬰其何以處沛公曾中国已有一定之計要合以審之項羽以觀其所答而欽然不講此其失策二也軍事貴乎間探明測度遠項羽之來一切不復間探測度其所為曹無傷也間言既入

范增之大怒相激項羽已饗士欲且日合戰而沛公不知非項伯嘗殺人張良嘗藏匿之有此舊好夜馳見良良具以白則以沛公不備之師而當項羽卒然一擊之勢存亡未可知也此其失策三也良引項伯同見沛公託以婚姻卑辭遜謝俾伯以達之項羽當以高紀與張良傳参看則沛公一時之懼可知矣鴻門之會羽固無殺沛公意范增目羽不應項莊入以劍舞卒賴樊噲幸免當以項籍樊噲傳参看則沛公一時之窘亦可知矣幸而沛公得多失少其最得策

者在於不殺子嬰珍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還軍灞
上秦吏民安堵如故雖牛羊酒食無所受不惟秦民
心服之雖悍戾如項羽亦心暗服之矣范增不能勸
項羽以行仁不能諫項羽殘虐鹵掠之失亟亟然惟
以殺沛公為事沛公何罪縱項羽能殺沛公天下亦
非項羽之有從入関之諸侯其心可頃刻變也然則
使當時沛公無張良以為之謀遽然入秦宮闕南面
而王有其珍寶妻其婦女如此則不必項羽可疾殺
之不出於懷王之命夫人而能見攻矣更始之立析

人鄧曄起兵破王莽九虎開武関迎丞相司直李松
攻京師倉未下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
度渭入右扶風界攻署及公賓就殺莽持莽首詣王
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舍東宮妻
莽後宮乘其車服後六日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
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
天子鼓旗收斬之是則王憲之所為沛公之所不為
王憲之死宜也沛公之不死乃人心之所歸卽天命
之所祐四百年之天下在於入関而不自王耳在於

矯揉其貪財好色之素習一時能自忍耳

沛公約項伯謝項羽

孔門有言語之科春秋列國相往來必脩其辭令所以宰我子貢見取於仲尼而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又加以子羽修飾子產潤色而後鄭雖弱國亦足以自立也戰國辨士務為縱横口舌游說眩惑是非以敗人之國者不一然兩敵相當措辭發言一有不善立致顛隕誠不可不謹哉項羽破函谷関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見張良欲與俱去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関秋毫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関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耶願伯明言不敢背徳且日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関能破秦與將軍後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詳味沛公所以語項羽項伯者於倉卒患難之際為從容卑遜之辭何其委曲而謙下也是必張良彌縫其間不至輕鋭然亦高祖性資過人明見事幾不如是何以

柔項羽之氣而平項羽之心俗所謂伸拳不打笑面而言語辭令温厚坦夷豈小補哉高祖異時臨廣武数羽十罪辭嚴義正羽之肺腸幽隠洞見無餘可謂知彼知己及洛陽置酒論楚所以失天下謂漢能用三傑羽不能用一范増名言確論出人意表又可謂知人知成敗然則謂之天授非人力非歟惜乎其有帝王之資而無帝王之學又無帝王之臣故不能革秦法復周制而令後世猶有遺論也

項伯曹無傷

家賊難防所至有之曹無傷真沛公之家賊也欲王関中盡有珍寶沛公初意或然以樊噲張良諫還軍霸上則不然矣曹無傷以此譖沛公悦項羽意以求封是所謂叛臣也鴻門幸免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殆天理所不容若項伯殆可謂項羽之家賊乎曰此則尚可議也人臣無外交曹無傷外交項羽不可貸原項伯之心初不外交沛公故嘗殺人亡命張良匿而全之夜見良欲與倶去耳良強之見沛公因遂結好為之解紛當項荘舞劍之時又起翼蔽沛公亦皆

天祐沛公以致于此非人力也使項羽得肆其忿戾
沛公於杯酒之間諸侯四十萬軍非皆項羽之腹心
衆怒難犯直劉曲項亦起而屠項氏之族其亦項刻
而無噍類矣不欲遽殺沛公非項伯之私也沛公之
不當殺蓋一時之公論然耳其欲殺之者獨范增之
偏見也古未有兩君相會而將見而即座殺之者商
執虜魏公子卬秦誘執楚懷王天下醜之唐吐蕃平
涼劫盟夷狄變詐見同禽獸故曰項伯尚可議也沛
公為漢王以金百鎰二十兩珠二斗賜張良良具以獻

項伯伯又受漢王厚遺為盡請漢中地此則貪顧財
物其人苟賤汗下大不足道非吾徒也項羽既滅賜
姓而曰劉纏封侯射陽功臣表叙次在張良之下蕭
何之上則可謂頑鈍無恥矣謂其賣項自全為羽家
賊則不至是以高帝之憾于項羽悉誅項氏無不可
者賴項伯故其宗族皆釋弗誅智果别族為輔氏惜
項伯不早出此然處夫勢之所難有不可者世議譏
高祖能誅丁公不能誅項伯是又不原項伯之初心
而易於立論予懼今之人不善讀史評品不當故詳

著之
使張良獻璧獻玉斗附見俘厥寶玉及琁璣玉
衡
書湯伐鬷獻俘厥寶玉傳謂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
災故取而寶之注義甚狹古帝王之用玉也尚矣豈
止如孔傳所云僞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此言崑山
出玉之地也舜典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傳云璿美
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動者正義以璿為璣
以玉為衡璣為運轉衡以為簫渾天儀此觀天文之

玉也周禮大司徒土圭測影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
至日以測地中此察地理之玉也周禮司服掌王大
裘而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弁師掌王之五冕
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弁玉瑱冕皆十二
旒旒十有二玉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繅玉五采
然則其實六冕也公侯以下有等殺追師掌王后之
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曰衡曰笄曰與王之冕弁之
瑱皆玉為之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
笄鄭玄謂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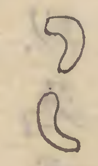
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之飾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騏是也韋弁以韎韋為弁異乎白鹿皮之皮弁彼不去毛此去毛而染色玉飾璂笄亦同皮弁公侯以下亦有等殺此首服之玉也舜典輯五瑞班瑞于羣后傳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圭璧還與之正始下文云修五玉又云如五器卒乃復是也謂禮終以五玉還諸侯聘義所謂輕財而重禮者其一說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而舜典止言五瑞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謂五器

五瑞通王搢大圭執鎮圭而數之則六也諸侯朝天子執瑞而納其玉王執冒圭四寸以受其朝諸侯所賜命圭其首邪鋭冒圭當鉏刻其廣狹如圭者以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孔穎達之説冒亦作瑁然公侯伯恐無四寸之圭首此以一王圭如合符然未知子男之璧又何以冒之尚書大傳有留圭之説無過行者復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有三年黜爵六年黜地九年地盡之説古事難攷五瑞執於手既已納瑞則取腰間所搢之笏而執焉此天子諸侯相見圭璧之

玉也是周禮所用玉甚多天官太宰六曰貨貢大享祀大朝覲大會同大喪之所贊小宰玉府内府内宰追師之所職與夫春官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大府典瑞夏官小行人冬官考工記玉人之事官凡十有三又諸經用玉者不可勝書今條列于別幅蠢賄賂盛行自春秋戰國始加璧寘璧返璧懐璧以璧假道以璧易城臣以玉獻君君以玉賜臣皆違於禮而非古先帝王用玉之意沛公亦匹夫耳其家本無一物兵至霸上所得滋多會項羽于鴻門亦以雙璧為賄且賄范增以玉斗於是乎知風俗之衰好貨寶而通賄賂以至于今未已悲夫

范增玉玦　就攷玉佩

荀子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范甯釋穀梁亦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還與玦皆以玉為之豈古之制特為是玉環玉玦以為還人絶人之所用歟蠢嘗攷之◎環内之空處名之曰好玉之圓者為肉其大者璧也肉倍於好孔小而身大璧之用亦甚大◎此環也肉好若一謂之環肉内之孔與玉之肉等也◎

此瑗也好倍肉謂之瑗玉之肉身潤一分之数說文
曰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則有人臣手握此
物於先人君以手攀此物引而上階級也荀子曰召
人以瑗亦環之亞也此玦也古不謂之玦而謂
之璜故曰半璧謂之璜亦玉環之半者也古男子婦
人冕弁之服王后之服皆有玉佩佩之上曰珩晋語
夷吾白珩六雙亦曰珩形似磬有孔貫小帶曰褑以
繫綬綬貫玉珠而綬三焉其中名曰琚瑀者玉環也
綬中直下貫玉環而左右参差不齊有綬以維之左

右又各有直下之綬前有一璜後有一璜相向是為
玦中懸綬以貫之方玉謂之衝牙腰左右各有此佩
以步以行即玉衝牙與兩玦鏘然而鳴中乎宮商角
徵羽之音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
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
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意者還人以環即佩之琚
瑀絶人以玦則佩之璜天子諸侯后夫人之佩必有
副以備用者卿大夫亦然欲還其人即以環召欲絶
其人即以玦絶晋語夷吾在梁驪姬使奄楚以環釋

言欲其還也左傳晋獻公佩申生以金玦此則又以
金為玦示將絶之也環玦在佩則為琚瑀璜以賜此
物示意還人絶人即為環玦不然則造環所用尤多
豈有専造玉玦而為絶人之物者哉以佩具就用之
耳范増鴻門之會拔劒撞玉斗即所佩劒耳其又佩
玉玦必不全有古之玉佩珩璜琚瑀也以此玦為寳
而腰之故三擧以示項羽欲其決也欲其殺沛公嗔
其不勇也

鴻門獻玉稱謂史漢不同

漢紀書鴻門事沛公稱項羽為將軍時則羽自為諸
將上將軍也沛公雖以碭郡長武安侯入関止稱沛
公故張良項羽皆稱為沛公史記項籍紀皆書為項
王項伯范増稱曰君王書張良語沛公不勝桮杓使
臣奉白璧一雙再拜獻項王足下玉斗一隻再拜獻
大將軍足下又書張良稱公為大王此時劉項亦皆
未封王司馬遷追書從口便耳

附攷舟玉及瑤

篤公劉詩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

鞞琫容刀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理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孔氏曰瑤是玉之别名公劉帶美玉及瑤鞞琫容飾之刀東萊呂氏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乎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所以為厚於民乎東萊説極有味周世世修德公劉其一也佩玉而忘其身之勞則民德之非不佩玉也而無德于民則怨積而禍來不可不察也

附左傳佩玉蘂攷

左傳哀公十三年黄池之會呉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杜注蘂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呉王不恤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視不飲下文又注庚癸之呼曰呉子不能親與士共饑渇所出以亡（蘂而捶而水二切）公劉之佩玉也民見之而恩之呉夫差之佩亦玉也申叔儀與褐之父視之而憾之一以興國一以亡國愛民者如此而不恤下者

如彼朝廷非無法度不德者敗山河非無險要不德者亡予於是有感古者創制興業不繫於物而繫於德也

附朱文公說佩攷

詩雜佩以贈之東萊小字書朱氏玉佩制度與予所書微不同亦可攷旋檢看不妨

古今攷巻之六終

古今攷巻之七

宋　紫陽方回萬里續

明　上海王圻洪洲較

四明謝三賓象三定

附廣玉攷上　玉字　玉篇　大裘冕玉

袞冕玉　鷩冕玉　毳冕玉　希冕玉

玄冕玉　上公冕玉　侯鷩冕玉　伯鷩冕玉　子男毳冕玉　王三公冕玉　王大夫希冕玉　諸侯孤希冕玉　諸侯再命大夫

玉　玉笄　玉衡　玉瑱　玉佩　珩璜瑀

衡牙琚　理度冕服玉　玉露　玉弁　玉

后首玉服　玉幣　玉帛　玉几　玉獻

玉食　玉巻玉盞　玉敦　贈玉含玉　玉

爵

玉字玉篇魚錄切廣韻在三燭魚欲切白虎通玉者

象君子之德説文本玉字隷加點以別玉字今文一

點在玉字下者玉璧之玉也烈火燒不熱者眞玉也

一點當中間者音驌在一屋注云松玉又玉工又韻

畧注後漢司徒玉音宿一屋内不敢收音宿之玉又

玉篇古文○如此寫又玉字有欣救思六二切凡玉

部二百六十七字兩玉為玨與班字同部班瑞班列

是也顧野王玉篇二字不言上篇之義玨亦作瑴凡

玉皆實字民勞詩玉欲玉汝是用大諫用作虚字妙

甚召穆公稱王而曰吾欲今汝如玉横渠西銘貧賤

憂戚庸玉汝于成也用此

大裘冕玉冕十有二旒旒十二玉前後各用玉百四

十四繅王五采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祀

五帝亦如之予謂古王者冬至祭天其時大寒可服
裘大裘之上加以衮衣大裘者黒羔裘也鄭玄謂大
裘之冕無旒非也祭宗廟亦服衮冕則季秋明堂及
他時祭天及地皆不可服裘故裘不裘異而冕十有
二旒未始有異也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
云五冕大裘而冕其冕一也○祀五帝之説鄭云以
為五方帝先儒或不之信予亦不敢　春夏秋祭東
南西三方之帝雖服裘也
衮冕之王謂衮衣而冕也以享先王舜衮衣十二章
周九章冕十有二旒冕之版飾以三十升之麻布至
精上玄為延下朱為裏前十二旒旒玉百四十有四
後十二旒其玉百四十有四共為玉二百八十有八
繅玉五采者繅藻璪字義同雜文之名合五采絲為
繩垂於延之前後所謂邃延五采朱白蒼黄玄也董
仲舒著春秋繁露亦取繅十二旒之狀以為名玉十
有二每玉間以寸從上而下初朱次白次蒼次黄次
玄五采玉貫徧周而復始諸侯以下有差又王諸侯
朝覲於廟則衮冕

鷩冕之玉九旒以祀先公周太王以下不
追封王如公劉者古之祭祀於先王則尸服王服於
先公則尸服公服今王祀先公則不敢以袞服臨之
恐非所以為敬也前後皆九旒比袞服減其三其制
亦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共為玉二百一
十六其衣七章去山龍而以華蟲為始華蟲雉也即
所謂鷩也燕射不冕以皮弁
毳冕之玉七旒王祀四望山川之服旒十二玉共玉
百六十八繅玉五采衣七章以宗彝藻粉米繪於衣
黼黻繡於裳宗彝繪雉與虎其獸細毛故曰毳冕
絺冕之玉五旒王祭社稷五祀之服旒之玉十二繅
采同前謂之絺冕者衣惟繪粉米一章併裳之黼黻
為三章章數少故曰絺先儒或謂社即是祭地與郊
祀天皇天后土對文無所謂方澤北郊之祭豈祭社
與稷對擧自是一祭告成功告大事單祭於社者為
地為后土乎當存疑
玄冕三旒王祭羣小祀之服其衣玄而無文裳惟繡
黼而已故曰玄三旒旒十二玉共為玉七十二繅玉

五采玉之齋服亦然上公龍衮九章冕九旒旒九玉
共為玉百六十二繅玉三采朱白蒼九以下至七五
為陽数侯鷩冕七章七旒旒七玉繅玉亦三采
伯鷩冕同上
子男毳冕五章五旒旒五玉繅玉皆三采諸侯以下
其玉皆瑉玉瑉亦作璑説文璑三采玉
王之三公鷩冕八旒旒八玉王之孤毳冕六旒旒六
玉王之卿毳冕六旒與上同
王之大夫絺冕四旒旒四玉繅玉皆以朱綠八以下
至六四皆陰数
諸侯之孤希冕如王之大夫諸侯之卿玄冕三旒旒
三玉此乃三旒降而至一旒諸侯再命之大夫玄冕
二旒旒二玉其玉前後八而已一命之大夫一旒旒
前後二玉而已
冕皆有玉笄古亦謂之簪後世謂之玉簪笄弁師所
掌王諸侯皆有
冕玉王與后有玉衡左傳曰衡紞紘綖鄭司農曰衡
維持冠者鄭玄曰衡為之祭服有衡于副之兩旁當

耳其下以紞懸瑱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
次追衡笄蓋王后之祭服也衡笄皆以玉爲之諸侯
已下未聞衡制云何
冕皆有玉瑱音鎮又他甸切詩玉之瑱也王及諸侯
瑱以玉見弁師冕若弁皆有之詩之充耳傳之黈纊
塞耳是也瑱以充耳紞以垂瑱天子諸侯玄紞黃纊
卿大夫玄紞青纊士素紞素纊其差等則有象瑱角
瑱或以采珠爲之
冕服皆有玉佩珩璜琚瑀衡牙已見前玉玦玟○右

此皆古之祭服有之臣則爲助祭之服天子饗禮射
禮降服九旒之鷩冕則諸侯卿大夫與於是禮者又
降服一等天子別有皮弁之朝服諸侯以下各有等
差秦不用周禮自霸西戎以來雖奄有周之岐雍豐
鎬之地而未嘗用周之制度也故冕服之廢自秦始
而西漢不能復郊祀之服襲秦之舊皆以袀玄蔡氏
獨斷曰袀紺繒也呉都賦袀是宅服也舜之作冕服
也十有二章孔氏傳與鄭玄之徒説多異同至周升
日月星辰三辰於旗而服九章以祀昊天上帝則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予竊疑周官之書悉是劉歆
妄有損益而傳注諸儒附會緯書為五帝六天之説
正義謂大裘非謂裘禮侈大義同於大射也以其祭
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又謂四時祀天皆典之大者
直言祀天祭地之禮與天同則崑崙神州用大裘可
知予僭評之鄭玄謂上帝為北極耀魄寶冬至而祀
則可服大裘春祀東方帝亦可裘夏祭神州地祇於
北郊果可服大裘乎秋尚熱祭西方帝又可裘乎然
上帝之外五帝六天之説亦可與通此祭服者諸侯

在其國以祀先公用之入助天子祭天地宗廟用之
卿大夫助諸侯之祭亦然故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
公冠而祭於已大夫家廟不可用冕也士弁而祭於
公冠而祭於已士之家廟不可用弁也此等差也然
天子諸侯之冕他亦有用祭義曰易抱龜南面天子
卷冕北面重卜筮也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諸侯
百畝冕而青紘重農事也哀公問冕而親迎重繼世
也樂記曰食三老五更冕而總干重教化也又明堂
位謂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冕而總干

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宗廟之重祭也西漢羣臣大
儒蕭曹刀筆吏不能辨此賈董亦不言及東漢顯宗
始服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乗輿備日月星辰以下十
二章三公諸侯山龍以下九章九卿以下華蟲七章
以承大祭冕旒邃延五藻明帝永平二年初訪有司
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乗輿服從歐陽氏說公侯
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而與古制不同未見古文尚
書孔氏傳以白玉珠為天子十二旒前垂四寸後垂
三寸三公諸侯七旒青玉卿大夫五旒黒玉有前無
後郊天地祀明堂則用之魏明帝復損畧之宋齊後
周隋唐之制各見史冊亦一時之權宜也〇子咸淳
已巳為學官季秋大饗明堂予為大廟配享功臣分
獻官見度廟衮冕行事手執冕之前藉以行江丞相
萬里馬丞相逢鸞冕服二中貴人甲胄前導平章賈
似道侍立不前導又寶祐丁巳從魏靜齋先生克愚
為司農寺丞兼駕部郎官理廟自太廟乗玉輅還大
內齋宿衮冕坐輅中執圭儼如也林存為執綏官今
思往事如夢偶得中貴家冕服之圖及其度數書于

下方〇冕中貴人呼為平天冠俗語無義共用北珠
一百四十五顆麻珠四千五百九十顆調珠八千六
十四顆不用玉而用蚌蔽之珠北珠南珠俗曰眞珠
非古也不見冕之所謂衡用玉者冕之版曰延亦作
綖冕之覆在上者古用三十升之細布故曰麻冕禮
也上玄為表下朱為裏今飾以深青之羅而四旁飾
以金為表其裏飾以紅羅前圓後方各繪五彩雲十
有九而二鶴翔焉中繪一團圓之物似花非花非古
也古紐以貫笄今有玉笄而冕之圈圍皆以青羅冕

之口飾以大北珠三十顆非古也古冕與冠皆有武
所以約冠謂之冠卷今無之古冕屈組為紘紘一條
而屬其兩端於武今繪圖乃為大組一謂之天河帶
自冕項兩垂左右若大青絲條然有條穗曰翠柳用
北珠五十七顆翠柳調珠二百八十四顆非古也古
冕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
今繪圖乃於冕口之左右為朱絲繩有穗頭以繫乎
大組之青者於頤下名曰組帶翠柳用調珠二百四
十顆恐亦非古也前後十有二旒用北珠二十四顆

麻珠二千一百六十三顆既不用玉又不見繅玉五采之制非古也冕左右綱子等如纓絡然用調珠七千四百四十顆非古也黈纊左右各用麻珠七十三顆懸一黄物而圓不明言用玉亦非古也頭圍一尺七寸重二斤十二兩上衮下裳之制用青羅紅羅上衣當以玄今青非古也衣之前左繪日右繪月胸前繪山二左右袖各繪山七山皆九峯上七峯又上五峯今升龍二左右袖偃龍二左右領左右裾華蟲共十六火共十二虎八雉八領袖皆紅羅衣之後近領繪一大星山十八龍如前華蟲二十四火二十四虎十二雉十二下裳除四縁其内十二幅毎一幅繪藻二粉米二（粉米各一）斧二兩己相背曰黻二如此則連日月星為十二章而記者去日月星謂九章又曰虎曰雉合繪為宗彝之形有繪虎繪雉焉大槩以華麗為主皆非古也大圭鎮圭玉色不白古朱紱亦作芾今圖曰紅羅繡龍蔽膝繡二龍焉玉華帯有玉七刳紅鞓有玉笏頭在尾有環與鈎在首非古也綬以五色若織成者穿二大玉環若古之璧青羅帯穿緋白羅

大帶用北珠二十四顆麻珠一千八顆當左右各一
也玉佩用玉七事而無玉環衡牙之左右無玉玦珩
之次有二玉似玦形與古不同左佩用麻珠六百三
十七顆右佩用六百三十六顆履用北珠十顆而履
虛設不供其所繪之大裘又曰中單勒帛紅羅繡裙
襪履皆不供而曰供紅羅靴猶可也十二章上衣下
裳其曰紅羅繡裙者下裳四章而不供何也徒供紅
羅繡龍服縢之芾可乎其上衣目曰衮龍服皆五色
銷金前長四尺六寸五分後長四尺六寸總星一月

一升龍四今以蟲龍之向下者為改横盤之龍非也山三十八火五十六
華蟲五十六不繪宗彝而虎雉各二十四下裳曰紅
羅繡裙一十六行每行藻二粉一米一斧二黻二謂
之虛設不供恐是誤書云耳然則古之皮弁曰朝服
飾以玉今曰通天冠飾以北珠與冕旒之制皆不合
於古其來久矣

玉路周禮春官司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
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錫音陽樊讀為鞶
步于切斿音留往來不窮曰路玉路以玉飾諸車錫

面

馬而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也樊令馬大帶也纓謂當胷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斿則屬焉金路象路以金象飾也革路鞔以革而漆之木路不鞔以革但漆之所建所用不同周官馭玉路謂之大馭則玉為之大路惟周為然殷之大路則木路而已故孔子欲乘殷之路貴質也書大輅孔氏傳大輅玉綴路金先路象次路革木王行則乘玉路而先以象路金路綴於玉路之後革路木路又次之所以有先綴次路之名而大路獨尊焉春秋時有以大路賜諸侯者乃金路非玉路也有以賜卿大夫者又恐是革路木路賜先路則象也次路則革木也玉后亦有五路而無玉路有坐乘之安車此玉路建大常以祀則必服袞冕玉旒故書以次五冕之後

玉弁周禮春官司服所謂王眡朝則皮弁服是也后之內司服在天官王之司服在春官不可暁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皮弁者以白鹿為之不去毛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有二以為之飾謂之綦玉璂讀曰

綦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騏皆謂弁之有玉飾
也其衣用十五升白布為之裳則素積玉眡內外朝
以宴以弔以聽以郊以禮大夏以朔月月半巡牲以
公桑謂之皮弁素積陳祥道禮書辨玉璂之綦據孔
安國書傳綦弁執戈綦文也鹿子皮說文綦蒼艾色
不當訓為結玉之結亦通諸侯卿大夫亦各有皮弁
即夏之毋追商之章甫云耳自王以降又有韋弁熟
皮而染韎以臨兵事鄭玄謂韋弁侯伯璂飾七子男
璂飾五玉亦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

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推此則公之玉九天子之玉
十有二惟士冠禮皮弁弁而親迎則無玉飾書儀禮
禮記又有爵弁周禮無之意者爵弁即韋弁與孔氏
傳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為之謂之韋弁
然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皮弁為弁皆飾以玉耳
韎音妹韻書注茅蒐染韋也又十六怪韎莫拜切注
赤韋古雀爵二字通用雀頭色赤即韋弁之赤云又
攷王之皮弁象邸玉笄以象骨為弁之下柢以玉為
簪諸侯而下亦嘗有玉笄而玉佩視冕服等差之數

所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者謂佩也士無玉笄而佩
瓀玟有事男女異見內則在內有德佩謂玉也在外
左傳僖公十八年楚子王
自為瓊弁玉纓非周禮也
王后玉衡笄瑱纚笄周禮王后有六服身之服也而
首服有三曰副曰編曰次身之服曰褘衣褘音輝畫
衣也祭統曰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此
兼身服首服言之也曰揄狄揄音搖狄當作翟雉名
也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即揄也江淮
而南青質五色成章皆備曰搖搖即揄也亦作鷂曰

闕狄闕禮記作屈亦音闕王后之服刻繒為雉形而
彩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
闕狄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褘衣
祭先公服揄翟祭羣小祀服闕狄鄭玄謂今世有圭
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首服之一曰副者言覆也所以
覆首為之飾若今之步繇王后惟祭服有衡垂于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懸瑱孔穎達曰王后衡笄皆
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副者以配褘衣
禮所謂副褘是也詩所謂副笄六珈后夫人皆以配

揄狄珈謂以玉飾之副笄六珈謂夫人也王后未之知也首服二曰編者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首服之三曰次者次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髢今之頭髢乃其類服之以見王陳祥道之說如此編為鞠衣禮衣之配其色黃蚕則服之禮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之其下有緣衣（或作褖吐亂反）其色黑燕居及御至王則服之然則編次二物無玉衡玉瑱惟玉笄則恐有之儀禮纚笄宵衣纚者以帛韜髮宵衣者以綃為衣染以黑王后燕居亦有此服士昏禮姆特牲禮主婦皆然笄有玉不玉士禮恐異也后夫人首服有玉又以殿乎玉路之后夫人以下六服降而五而四而三而二而一凡六等

玉幣太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玉幣所以禮神各如其方之色祀大神祀享先王亦如之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爵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之事然則祭祀天神地祇人鬼有牲有幣有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升煙也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岳瘞埋也以貍沉祭山林川澤山林貍之川
澤沈之也詩曰圭璧既卒上下奠瘞書曰至于岱宗
柴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升煙
之玉有牲幣焉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此
以玉幣牲瘞於土也祭山曰庪縣山海經曰懸以吉
玉此玉幣牲入有懸庪之禮不止於瘞也祭川曰浮
沉春秋時晋公子投璧於河鄭駟帶與子上盟用兩
圭質於河王子朝沉成周之寶圭於河蔡侯及漢執

玉而沉此所謂浮沉之玉幣也曾子問曰天子將出
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反以告設奠卒
斂幣帛藏諸兩階之間此謂師行無遷主則以玉幣
告廟而貴命也他如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
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則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則不特天神地祇人鬼有玉有幣朝覲會同燕享皆
有之圭璧之用詳見於後又如大宗伯以蒼璧禮天
以黄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

玄璜禮北方此禮天地四方用六玉不同者也皆有
牲幣各倣其器之色幣以酬爵若飲酒有酬幣後俱
列之至如朝聘享食則璧琮五等諸侯以享玉與后
圭璋二王之後以享王與后琥璜子男所以享諸侯
圭璋特不加於束帛有馬有虎皮在庭下故曰特達
琥璜將送酬爵六玉輕重與禮神之玉又不同如此
周公植璧秉圭告大王王季文王曰爾之許我我其
以璧與圭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圭此武
王病而周公禱於先王璧以禮神圭周公執植圭也
亦享先王之玉必有幣也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
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
和諸侯之好此諸侯朝覲之玉幣也儀禮聘禮公食
大夫禮覲禮或束帛加琮或賈人拭圭拭璧展幣奠
幣此不具書史記書秦祠祀謂巫祀員益珪幣雜異
文帝十三年詔有圭幣俎豆之語班史武帝奉瑄玉
沉玉璧亦未盡廢也至後世盡廢民間至於燒紙錢
以祀神以紙為金銀以贈亡者
玉帛則玉幣之異稱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舜典

曰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肆
師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小宗伯若國大貞
則奉玉帛以詔號楚語先王之祀也一純二精一純
心純一也二精玉帛也莊二十四年御孫曰男贄大
者玉帛小者禽鳥哀十三年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
朝覲玉帛不同

玉几太宰贊玉几玉爵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玉獻玉
几玉爵注玉几所以依神天子王后玉几又注玉几
玉所依也司几筵掌五几大朝覲大饗射王設左右
玉几左右有几優至尊朝覲王立實不憑也周禮五
几一玉書四凡二玉不同顧命相被冕服憑玉几牖
間南嚮篾席華玉仍几注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
因也因往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此篾
席之上設往時所憑華玉之几也南嚮至尊之位也
西序東嚮底席文貝仍几注東西廂謂之序有文之
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東序四嚮豐席彫玉仍几
注彫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嚮笋席漆
仍几注西廂夾室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以

此見王者用玉几有三坐南嚮東嚮西嚮三坐易知西夾室西嚮未易説也又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以立康王卽位古之謹重于大事如此

玉獻見上太宰注玉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此謂有珍異之獻則先執玉如曲禮獻車馬粟米田宅之所操也禹貢定貢賦之常法如揚州貢瑤琨豫州貢璆雍州貢球琳琅玕石而似珠餘皆玉名此乃常貢之物曰獻則特有所獻於王卽周西旅獻獒特獻也召公訓王有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不寶遠物又豈輕有所受耶

玉食書曰惟辟玉食注美食非眞玉也周禮玉府王齋則共食玉注玉是陽氣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齋則食玉屑本草服餌有玉屑玉泉此攷經之學於彼無取焉

玉鬯玉盞大宗伯蒞玉鬯省牲鑊奉玉盞注王禮神之玉也玉鬯其鬱鬯之祼用圭瓚者幣曲禮下凡摯天子鬯天子無客禮惟告神則鬯亦圭瓚也玉盞下文有云盞盛黍稷稲之物之玉器

玉敦合諸侯共珠槃玉敦音對敦盤類珠玉以為飾
贈玉含玉大宰大喪贊贈玉含玉注助王為之也贈
玉既窆所以送先者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
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鄭
司農曰含玉璧琮宣十七年聲伯夢渉洹或與己瓊
瑰食之此聲伯死徵也故夢含玉玉貝曰含玩好曰
贈士含琪天子諸侯含玉亦必有卿大夫不當含玉
而僭者
玉爵大宰少宰贊王爵享先王宗廟獻用玉爵贊助
王也大朝覲會同玉爵王以禮諸侯之酢爵古之飲
器曰琖曰斝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散梓人為飲器
爵一升觚三升韓詩説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
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鄭玄謂梓人之觚三升當曰
觶宗皆從角而誤也儀禮少宰有司徹皆獻以爵酬
以觶鄉飲鄉射亦然是謂一獻而一酬周禮玉爵明
堂位玉琖春秋傳瓘斝夏琖殷斝周爵形不同用玉
天子之制也散觚觶角四形相似而漸大宗廟之器
以小為貴琖斝爵皆一升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

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此尊卑之辨也明堂位有璧散璧角則四升五升之器有飾以璧者天子之飲器或用金玉或飾以玉與璧不可詳攷也總名皆裸之爵亦謂之觴爵雀也或繪其形有木刻雀居足之上琖之下今人得古人銅爵又不然後世有玉卮玉柸玉斗皆飲器不用於宗廟朝覲會同但以為壽曰奉觴或褻宴示華侈耳然則是飲器也廢之者戰國以來而秦其尤也書又有奉同受同之說則亦飲器又曰異同與玉之飲器不共此一同也又有兕觥亦作璜受七升罰爵也以兕角為之無兕則刻木為之詩卷耳桑扈絲衣言兕觥饗燕射鄉飲賓尸益有觥益饗燕鄉飲旅酬與筭爵皆有觥秦不用周禮凡飲宴之具皆廢至于焚書以絕滅先王之典章悲夫

瑤爵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注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爵以瑤為飾又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坊記

日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如
此則王祼之後后合亞祼有故以太宗攝諸侯相饗
夫人亞獻陽侯殺其君妻其夫人故諸侯廢夫人之
禮也禮記飲玉爵者弗揮鄭注為其寶而脆則全玉
也注初無定見望文生義注周禮謂瑤爵以瑤為飾
焉知非瑤玉全為之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
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
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注尸飲五謂酳尸立獻
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賔散悉但切醋仕覲切文公

中庸引呂與叔一段此三節甚佳諸書類此書皆無
之知宗廟有九獻之禮又知有玉爵瑤爵之異也

古今攷卷之七終

古今攷卷之八

宋　紫陽方回萬里續

明　上海王圻洪洲較

四明謝三賓象三定

附廣玉攷下玉笏王大圭躬圭桓圭信圭冒圭穀璧蒲璧陳玉圭中必玉全龍瓚將兩圭有邸瑑琮璋圭璧四圭有邸大璋中璋邊璋祼圭瓚璋瓚珍圭圭璧璋邸射琰圭介圭琬圭王鎮圭穀圭土圭璧羨璧琮瑑琮大琮王駔

琮后駔琮牙璋中圭玉案玉作六器蒼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玉方明玉榖玉磬玉纓玉櫝玉環玉瑗玉戚玉豆玉瑚玉璉璧瑑圭瑑玉節玉璽玉印玉符玉版玉琯玉危曲禮執圭月令服玉聘禮受玉還玉覲禮受玉還玉聘義貴玉禹貢貢玉顧命陳玉木瓜著詩之瓊總論詩書所引玉

玉笏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也又曰天子搢珽四十一迴他鼎切注玉名禮記他頂切注笏也

天子方正於天下无所屈豈即所謂王搢大圭者歟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玄注玉藻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注玉人大圭或謂之珽然玉藻注笏度二尺有六寸與玉人所云不同諸侯有桓圭信圭躬圭穀圭蒲圭又有象笏大夫有魚須文竹之類豈所執者玉以進於天子合冒圭以驗羣瑞卽去手所執然後取笏而執之歟陳祥道禮書繪大圭而不繪玉笏以為一物故也

王大圭尺寸見前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五采五就

以朝日又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注終葵椎也禮器曰大圭不琢與玉笏一物耳注或
謂之珽
王鎮圭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王執鎮圭注鎮安也所
以鎮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緣飾長尺有
二寸郊天祭后土宗廟大朝覲用之會同用之
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
宮室之象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繅三采
三就朱白蒼

侯執信圭鄭注信讀為身字之誤也身圭與下文躬
圭蓋皆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欲其行以保身皆
長七寸
伯執躬圭見上皆三采三就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
屈身為躬信躬為身鄭玄改信圭為身似贅讀作平
聲可耳魏鶴山要義亦不然玄之破此字
子執穀璧穀所以養人以穀瑑飾
男執蒲璧蒲為席所以安人以蒲為瑑飾璧皆徑五
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地方五十里而曰未成國則附庸之君何
如胥攷皆二采再就朱緑〇此謂六瑞以朝覲宗廟
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五人之事言鎮圭以
下尺寸曰天子守之公守之桓圭信圭躬圭變文曰
命圭侯守之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也朝覲執焉居
則曰守子男璧不言者闕文也書曰輯五瑞謂此三
圭二璧也修五玉如五器卒乃復皆謂此三圭二璧
也合瑞以驗其信偽故輯者集也五玉五器異其名
也復還之也周官言六瑞併王之鎮圭言之也又總

謂之五瑞五器經不同而文相合有如此
冒圭玉人曰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書曰上宗
奉同瑁則冒亦作瑁孔氏傳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
斜刻之正義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首斜鋭則
冒當斜刻其廣狹如圭首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偽
如今之合符前已詳書之諸侯之三圭無四寸之首
四寸之冒不已大廣乎二璧又如之何而可冒姑存
疑可也禮書陳祥道曰上覆下謂之冒下冒上亦謂
之冒易曰冒天下之道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説

文曰冒地而生農書曰土長冒橛下冒上也瑁圭謂之瑁則覆下而已四寸所以冒四方斜刻之所以驗羣瑞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則子男之璧亦在歟其詳不可攷也諸侯之朝天子執瑞圭搢象笏及輯瑞圭而以瑁驗焉則各執其所搢者天子圭中必謂鎮圭也鄭玄謂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執之以備失墜正義曰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籍及絇組以約圭中央恐失墜即中必之類若然中必尊卑皆有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

可知讀如鹿車縪之縪者俗讀之此縪絇組一也陳祥道曰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無麗雜也其中有必防失墜也古之飾刀室者謂之珌正固弓者謂之柲則約圭之中因以為室而命之曰必亦若是乎予謂必之為物繩組之類鎮圭玉執之以朝日又用之於祀天地宗廟朝覲會同有以繫於其中間如繅采然謂之必恐大圭亦有之諸侯圭璧亦有之在人臣為五瑞并人主而言為六瑞古之所執如此秦廢先王之典禮未知

秦漢君臣祭祀朝會手之所執何物漢叔孫通制禮儀史記有百官執職四字呂東萊謂百官各執其物然亦不可知何物也班固書改為百官執戟而入殿下乎荀卿曰天子御珽大圭也諸侯御荼晉舒象笏之屈而舒者也大夫服笏則所謂魚須讀曰珽文竹者也荀卿戰國孟子後人弟子李斯相秦荀之時猶未廢天子之圭諸侯卿大夫之笏而秦盡廢之至東漢朝正始見三公上殿奉璧稱賀之文徐廣車服儀制方有笏即手板也蜀志方見秦宓先太守以薄

擎類之又笏書君命以備忽忘故曰笏又曰持簿以簿疏物也近世三年一大禮人主有大圭鎮圭予嘗見二圭兩明堂所搢所執矣又嘗見冕服盡圖有紅羅袋而無緣采亦無所謂必祭服朝服有冕有冠有佩三年一用之人臣侍祠所執者隨其官高下不過象簡槐簡二物而已君臣常服幞頭而已人主紅袍玉帶宰相親王紫袍金帶或賜玉帶執政從官金帶亞從犀帶武官皆紫袍大帶武官金帶餘有借紫賜紫則金魚袋借緋賜緋則銀魚袋未改官人及朝士

皆綠袍槐簡古之圭民間未嘗見之璧以為絛環而
已
玉全龍瓚將之異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
伯用將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為尨謂雜色鄭玄
謂全純正也瓚讀為餐饜之饜龍瓚將皆為雜色也
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
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正義曰知者見盈不足術
曰方玉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謂玄四玉一石三
玉二石之言出於禮緯而與經文不同云此經文鎮

圭至躬圭冒之下不言子男璧恐專為圭玉而言耳
予近押將字韻用漢書冠軍鳴將稍奇又有此玉將
之將字亦奇
陳玉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注問事之正
曰貞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
者歟正義曰夏之季冬（今十二月）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
禮神予謂論語龜玉毀於櫝中孔子以龜玉並言無
乃天府之所藏者歟
瑑圭璋璧琮以頫聘典瑞皆二采一就又玉人瑑圭

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他予切時聘曰問殷頫曰
視頫書相聘曰頫視也通作眺禮圭璋以聘后夫人
以琮享之也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司
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又玉人注衆來曰頫特來曰聘
聘禮曰凡四器者唯其所資以聘可也又玉人大璋
如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諸侯以聘女注以納徵加
於束帛天子之大璋中璋九寸諸侯之大璋則七寸
也然天子以穀圭七寸聘女凡兩出鄭玄此聘女之
注無據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
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
四圭有邸圭末四出鄭玄謂夏正郊天又附以五帝
所郊出於禮緯玉人又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不
言璧

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注兩圭者以象地數二
也僢而同邸祀地謂祀北郊神州之神正義曰河圖
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或解郊用三
陽之月神州宜在三陰之月七月祭也予謂鄭玄信

緯書予不敢信神州謂赤縣神州今中國之地在崑
崙山東南萬五千里漢世西域之使求崑崙山意無
所謂河出崑崙猶言海上蓬萊也玉人兩圭五寸有
邸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又玉人祼圭尺有二
寸有瓚以祀廟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
祭謂之瓚鄭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
祼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此漢
制鄭玄引以徵周制其實不然云又玉人注祼謂始獻酌奠也瓚其

柄用圭有流前注旱麓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
也鄭箋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玉為柄黃金為勺
青金為外朱金中央黃金以飾流鬯易不喪匕鬯王
弼注匕所以載鼎實鬯香酒奉宗廟之盛也曰秬鬯
者以一黍二米之禾釀為酒也曰鬱鬯者用鬱金草
釀於秬酒中故曰黃流也鬱金草別見郊特牲周人尚臭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
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此云灌以圭璋即祭統
所謂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也宗廟之祭

古夫人亞祼也宗廟之祭古夫人亞祼所以注謂大
宗亞祼君夫人有故攝焉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
卣告于文人書文侯之命平王錫晋文侯秬鬯圭瓚
一卣即王制所謂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
鬯於天子者也予謂鬱金草名鬱中有鬯字遂取此
鬯字以名酒歟取芬香條暢之意鬱人贊祼事大喪
葬共祼器貍之此奠死者之祼器也周禮衰廢臧文
仲以鬯圭如齊告糴伯會所受天子之祼器毀矣
璋瓚出祭統見前周禮無之豈即大璋小璋邊璋之

類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
青金外朱金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
以前馬射琰出者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
謂勺柄龍頭也鄭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
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
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於中山川用中璋
於小山川用邊璋宗祝前馬者山川所用之牲或沉
馬以祈校人飾黃駒是也予謂圭璋以玉圭為柄璋
瓚以玉璋為柄大璋中璋邊璋亦以玉璋為柄皆以

為勺而口在其中所以盛酒也二瓚用為口四玉一
石之類以注灌其酒予所謂以茅縮酒宗廟之祭酌
酒之器也祼灌盥之義通皆注酒之義灌曰溉曰澆
盥曰滌則微不同祭山川則不灌地歟龍口之說陳
祥道不然之二瓚三璋倶有口以流注鬯酒則必然
棫樸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助祭之臣執此器以
供人主也此酒器耳此用二瓚於宗廟又別有所謂
禮神之玉曰玉幣曰圭幣經不詳者當別攷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此一句出典瑞之下）玉人圭璧五寸以祀
日月星辰注圭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予謂圭璧分
言則玉有圭璧此合言之乃玉為璧而其一方連圭
頭也有四圭之璧有兩圭之璧有一圭之璧祭天地
日月星辰降殺三分也至秦而用箋祝幣古禮盡廢
漢間見之而不純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玉人璋邸射素功以
祀山川以致稍餼一璋以祀巡狩時之山川此恐非
人主之親祭山川也邸射琰出者王人主工故言素
功刮磨之功略也方玉而有圭者也岳瀆視公侯餘

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諸侯為賓諸臣為客以此玉用之山川賓客山川則瘞之沉之歟賓客則致飧致饔致贈致餼致館君夫人以此玉將厚意也不言寸數當攷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典瑞有此玉人無之杜子春謂珍當作鎮徵守若今時召郡守以竹使符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凶荒民不安土故以鎮圭安之予謂杜說非是焉有天子所執之鎮圭而以付之使者之手當從鄭玄說珍圭王使者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使者往致王命陳祥道書此一條於鎮圭之下亦非是

介圭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崧高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孔氏毛氏鄭氏三說不同爾雅曰介大也以此釋王之介圭即其長三尺王搢大圭之圭歟又曰圭大尺有二寸謂之玠以此釋詩之介圭即王所錫諸侯尺有二寸之圭歟王執瑁圭以朝諸侯即上宗奉瑁以進於王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見諸侯則鎮玉不執大圭不

搢也故太保承王之大圭以相禮歟謂侯公爵執桓圭九寸王錫以尺有二寸之介圭則寶之而已不敢執而用之也入覲亦執桓圭侯伯執信圭躬圭雖錫介圭亦不敢執也（孔注太保承介圭曰大圭長尺二寸天子守之如此乃是鎮圭非三尺上杼終葵首之大圭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又玉人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琬圜也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錫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又玉人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鄭玄謂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也予謂琬圭圜而宛之其首圜仁之象剡圭剡而有鋒判規者圭頭本圜去其半而方之義之象昌黎文揚持琬琰易羊皮琬與琰二玉圭也合為一用之言實耳諸侯之大夫來聘有德者賜之則為壇會之事使大夫執琬圭之節以將事如不義之諸侯其大夫來則亦為壇使大夫持琰圭之節以執之予早年為四六不曾見前輩用此二事

此文倣趙春秋傳東萊讀詩記或即古語或添己

語足意取易曉而省煩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玉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其
飾若粟文納徵加於束帛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玉人有之典瑞無此
致日度景至不至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
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封度地制域
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鄭司農
曰好璧好孔也羨徑也鄭玄謂羨不圓之貌延其袤
一尺而廣狹焉璧圜九寸好三寸延其袤為一尺旁

各損半寸則八寸周制十寸為尺八寸為咫皆尺也
璧羨袤十寸上下一尺則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
為引璧羨廣八寸為度量十寸八寸之尺皆在其中
幣長一丈八尺為制幣則一丈之尺八尺之丈亦在
其中璧之孔三寸則外九寸而圜三徑一之制亦在
其中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
夫人以琮此謂璧之九寸與琮之九寸者此君謂天
子此夫人謂后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獻於所朝

聘君之夫人也此列國相朝聘之禮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鎮宗后守之琮
體八方射其外鉏牙鉏當音徐如切如搓牙之類賈
公彦謂八角鋒各出二寸兩相併四寸也陳祥道謂
宗后内鎮其用無所經見近世方大琮命名取此
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駔音祖鄭玄
讀為組謂以組繫之鄭司農云以為權故有鼻今之
稱錘錘亦作鎚謂之權書同律度量衡即權之衡也此謂
璧羨起度之意同度知長短權知輕重古皆以玉為
之則焉
后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鄭司農云以為稱錘古稱秤字
同以起量璧羨起度駔琮為權又以起量丈尺斤兩
斗斛皆起於此玉堅而不可輕磨也王后司立市之
事故亦有駔琮之權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牙璋中璋七寸以起
軍旅以治兵守典瑞言其一玉人言其二以起軍旅
發兵也以治兵守治已出軍之戍者也牙者為駔牙
之形即搓牙漢以銅虎符各五代古圭璋從簡也王

義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牙璋皆有鉏牙此又非灌酒之半璋形如半珪而有牙齒兵象也

玉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司農謂玉案也鄭玄謂玉飾案也玉人治玉恐不止以玉飾案也然以純玉為之則十有二寸之玉似乎難得棗㮚婦人所用故夫人以勞諸侯鄭玄謂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如此不別則周禮非周公所作乃六國僭王時書故多稱王后為夫人而周之天子之王始稱為王后其亦有可疑乎然戰國僭王亦或稱妻為王后此周禮所以為可疑也棗㮚盛以器加於案十二列以勞上公及二王之后諸侯禮大夫七

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蒼璧黃琮青珪赤璋白琥玄璜玉之六器也大宗伯之職也上文玉作六瑞等邦國君臣手執之玉謂之瑞禮神之玉謂之器蓋祭天地四方及山川有燔瘞貍沉之玉幣又有禮神之玉幣故先儒或以為二玉二幣之牲而宗廟亦有禮神之玉設於神位之前周禮之文不備見耳

蒼璧禮天璧形圜天則郊祀之天也鄭玄以為天皇大帝在北極者緯書不可信此禮天之器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焚之歟

黄琮禮地琮形方鄭玄以為崑崙之神其說不經兩圭有邸之玉其瘞之歟

青圭禮東方圭首尖典瑞玉人並無此鄭玄謂禮東方以立春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陳祥道謂東方有禮玉無祀玉姑存疑可也

赤璋禮南方半圭為璋首方而邪謂立夏赤精之帝前有瑑璧琮圭璋以頫聘則不止于禮神惟琥璜不以頫聘諸侯以用之酬爵酬幣

白琥禮西方鄭玄謂以玉長九寸廣五寸高三寸刻虎形此立秋白精之帝陳祥道引符瑞圖白虎西方義獸引陸機謂騶虞白虎黒文尾長於軀者引尚書大傳散宜生等取怪獸尾倍于身名曰虞周書曰英林酋耳

玄璜禮北方形如玦此立冬黒精之帝鄭玄謂半璧為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此語甚奇六器

皆有幣圭以馬璋以皮以享王與后又二王之後皮
馬不上堂故曰圭璋特達又曰以少爲貴璧琮五等
諸侯以享王與后璧加于玄纁曰束帛琮加于束錦
琥加于繡璜加于黼子男以享諸侯禮器琥璜爵謂
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用爵時又以此將幣以少爲
貴也

玉方明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
西白北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璋西琥東
圭北璜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
之象凡朝覲宗遇皆於廟北謂會同之禮在國門之
外爲壇壝宮春東夏南秋冬西北天子出拜日于東
門之外反祀方明夏秋冬禮日禮月禮四瀆禮山川
不同而皆祀方明既而退方明以朝諸侯上介皆奉
其君之旂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鄭氏謂方明
猶宗廟之有主會同而盟明神監之也天子巡狩朝
諸侯于方岳之下亦然漢律歷志引書伊訓太甲元
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冬至越弗與佛同祀先王

于方明以配上帝班固所見非古文尚書止于伏生
所傳或張霸偽書也此方明之六玉故以次書于合
六幣之六玉
玉瑴雙玉為珏亦作瑴左莊十八年虢公晋侯朝王
王皆賜玉五瑴非禮也僖三十年衛侯納玉于王與
晋侯皆十瑴襄十八年晋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
係玉二瑴而禱
玉磬成二年齊賂晋以紀甗玉磬商頌那依我磬聲
鄭曰玉磬也横渠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明堂

位曰搏拊玉磬揩擊四代之樂器則舜之韶樂其曰
石者乃玉磬也
玉纓僖二年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
玉櫝昭十七年燕人歸燕姫賂以瑶甕玉櫝斝耳
玉環已見玉玦玉佩孜肉好若一謂之環春秋傳子
見南子環珮璆然魯公賜仲環賜子家一環一璧宣
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瑗好倍肉謂之瑗説文曰大
孔璧曰璧即圓玉而孔小者也環伯玉之名
玉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舞也戚斧也

以玉飾其柄
玉豆明堂位薦用玉豆雕篹此字悉綫祖管二切篹
屬也以竹為之此一章所云玉瓚大圭玉瑗璧散璧
角前已備書惟玉豆未書此禮魯人誇美魯得用四
代之服器官又曰般玉豆又曰虞兩敦夏四璉鄭謂
黍稷器制之異同未　朱文公注子貢瑚璉夏曰瑚
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
之重貴而華美者蓋本古注又有曰璧翣注喪葬之
飾天子八翣皆戴圭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魯用八

翣可乎未章君臣未嘗相弑注亦非之可盡信乎
玉瑚玉璉璧翣圭翣見前
玉節周禮掌節掌守邦節注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
琬圭琰圭也王者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執
以行為信又守邦國者用玉節注玉節之制以玉為
之以命數為大小下文角節注以犀角為之其制未
聞虎節人節龍節皆金又璽節今之印章符節旌節
及小行人有管節皆竹為之凡八節
玉璽玉印掌節貨賄用璽節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

青之戒令受其入辨其物與其数量揭而璽之左氏
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鄭杜皆
曰璽印也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之
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
諸侯玉印黃金槖佗紐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
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
千石六伯石四伯石銅印唐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孫
堅得傳國璽甄宮井中方圜四寸上有立文盤五龍
漢紀元年十月子嬰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注
不分明史記高紀注引漢官儀曰子嬰得始皇璽因
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者也
玉符史記韋昭注璽符節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
符発兵符也豈即周之玉節乎韋昭注節漢制以竹
長六寸而相合節毛上下相重漢無玉節
玉板大戴禮保傳篇四十八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
之金匱以為後世戒陳祥道禮書不甚哀大戴禮而
表出玉板于此素問中亦有金匱玉板
玉琯出大戴少間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来

獻其白琯粒食之民胎然明視注西王毋神也其狀
如人琯所以候氣漢明帝時於舜廟下得玉琯一枝
也大戴禮今存者四十篇四篇與小戴記同又有與
荀子勸學同者以事多雜戰國時事不全古也
玉巵高紀為太上皇壽亦古事當別致
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藉藻也藻繅
同玉繅藉五采五就謂畫五色而五匝天子五采朝
日即此物也鄭玄謂以韋衣木而畫之殆未必然少
采夕月韋胎謂三采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再

就聘玉之繅三采三就聞諸侯之繅二采再就瑑圭
璋璧琮頫聘之繅皆二采一就今世君禮喪亡已無
其制左氏藻猝鞞鞛或謂織絲為之予謂束帛加璧
宜皆有繅又有組以係之圭璋特達犬馬不升堂無
帛幣則必有物以襲其玉謂包裹藏襲之而後発露
裼也者有藻則已露於外者也曰垂繅曰屈繅恐非
韋本之所為焉
月令服玉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黄玉秋服白
玉冬服玄玉謂冠飾及所佩之衝璜非食玉屑之謂

此書或云呂不韋近作秦人廢佩而帶鈕似不可信

聘禮受玉還玉賈人取圭垂繅以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凡授受者授由右受由左同面二人同北面也○享束帛加璧此已聘而享也於夫人則聘用璋半圭也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公初受玉賂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璋琮亦如之

覲禮受玉還玉諸侯見天子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朝以瑞玉有繅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拜坐取圭升王受之侯氏降拜升此所謂瑞即桓圭信圭躬圭蒲穀璧合而已還之○三享皆束帛加璧侯氏升致命王撫玉此已覲而三享王所加璧也王不受玉故撫之而已輕財而尚禮也古天子諸侯相見無不用玉然未始受其玉而終于還其玉以成禮意耳後世一切廢此尊君卑臣自秦始上下等威混然無辨情不相接而諸侯朝聘之禮皆未之聞

聘義貴玉子貢問孔子對詳見禮記

禹貢貢玉揚州瑤琨注瑤琨皆美玉梁州貢璆注玉
名雍州貢球琳琅玕球琳皆美玉琅玕石而似珠
顧命陳玉又與周禮天府季冬陳玉不同憑几等事
已見前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傳於東西坐北列玉
五重大璧琬琰二玉為二重大玉夷玉天球三玉為
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商頌長發受小球大球為
下國綴旒毛氏曰球玉也子書球玉磬也鄭箋謂湯
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

搢珽以與諸侯會同東萊不從鄭從王氏小球大球
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與下文小共大共音恭同意、
受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若介圭同瑁已見前
木瓜著詩之瓊說文赤玉也毛氏曰瓊玉之美者琚
珮玉名瓊瑤美石瓊玖玉名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
非玉石琚瑤玖三者互也三者皆玉石雜也字書玖
玉黑色著三章上文皆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而繼
以瓊華瓊瑩（音榮）瓊瑛皆美石似玉者也素青黃所以
縣瑱（玉遍切）或名為紞近世揚州瓊花乃玉瑚蝶花又

曰聚八㑹非赤玉而曰瓊似誤也相與神其說以為
獨揚州一株非也君子偕老詩副笄六珈玭兮玼兮
瑳兮瑳兮六珈衡笄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副先儒
不能知六珈之狀此刺衛宣公夫人而指其首飾也
淇澳詩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如圭如璧此美衛武公
而指其首飾又以圭璧美之也然衛武公早年簒國
晩得美譽猶有憾焉女曰雞鳴詩贈問報以雜佩毛
氏朱氏言佩甚詳此言古之婦人好德者也有女同
車詩佩玉瓊琚佩玉鏘鏘此言齊女之美而鄭忽之

不察也大抵以寶玉喻德性威儀詩之旨也圭璧既
卒雲漢嘆之來獻其琛泮水頌之非愛玉也有得有
失因事以見也然惟圭璧之用最多重耳沉璧鄭伯
以璧假許田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許男面縛銜
璧楚文王與申侯璧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僖負羈饋
重耳盤飧寘璧韓厥奉觴加璧賄贈偃束錦加璧殺
呂甥郤取其璧臧文仲以鬯圭告糴王子朝成周之
寶珪沉于河津人得之化為石一舉一動必有一得
一失則夫與之致是玉者不惟知典故而已所以觀

義理也瑾瑜匿瑕以璵璠斂夢食瓊瑰竊寶玉大弓
武王賜魯以夏后氏之璜公文父攻向魋求夏后氏
之璜執玉或高或卑受玉或惰褒仲之辭玉子罕之
不受玉聘遭喪不賄不禮執玉不趨源圭璧器幣則
尚左手車輪曳踵典故無窮雖此之勤收若索亦豈
不勝於無所用心哉
後此皆諸經之法言先王之法服二帝三王以來之
器用於小說僻書不甚采取孔子有韞匵之說孟子
有小璞之喩詩有白圭之玷尚可磨之譏猶不一而
足藺相如爭一璧于秦庭卞和獻玉而至於三刖足
後世才士詩文諸類書之及玉者無窮游戯翰墨不
妨隨時引用此可得而畧焉○玉者猶玉出大戴禮
少閒第七十六設為公曰之問其魯哀公乎設為子
曰之答謂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
不可回謂此豈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哉臣可言情於
君而君不可以言情於臣雖劉先主之於孔明不如
是也最後有失政之語公曰所謂失政者夏商之謂
乎子曰所謂失政者疆寠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

日本政府圖書

注氏死依附之猶水土未經注細猶亂韓詩外傳曰陰陽相勝氣祲細氳糟者猶
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
踰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
酒以喻樂憂其可憂而樂其所樂此五語甚怪意者
謂雖已失未至大亂總九句觀之天地人三才未全
乖亂人主好惡是非未全顛倒尚可為也未句結曰
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名器不可
以假人是也為人君而無腹心之臣不以情言於其
臣而獨運可乎以玉者猶玉四字奇怪附於廣玉攷之後

巻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